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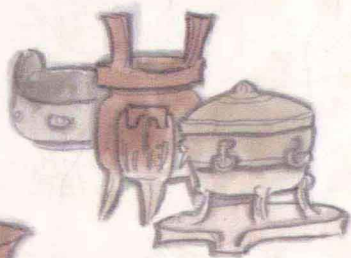
思妃 主编

插图本

历代

宫廷艳史

『明卷』



太祖淫妹霸舅妻 吴贞操刀闹皇宫

诗曰：

女色原为肇祸媒，倾城倾国不胜哀；
谁知一代奸雄魄，也被孀妹勾引来。

山峦叠翠，河水潋滟，绿柳轻拂，桃花吐艳。

清晨，应天紫禁城仁和宫中，惠妃翠娥正在给妹妹翠英梳头。

翠娥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爱妃，年龄二十多岁，长得细眉大眼，粉面桃腮，杨柳细腰，颇有姿色；而妹妹翠英方二八娇龄，明目皓齿，柳叶眉、杏核眼，樱桃小口，比其姐姐更加艳丽。翠英昨天刚从杭州来探望她的姐姐。依明宫里的惯例，外戚非奉召不得入宫。翠英入宫后，惠妃便禀告太祖，权做宣召进宫。晚留宿于仁和宫，各诉离衷，十分亲热。

太祖听说惠妃的妹妹来了，甚为高兴，想要看看其模样，早晨便踱到仁和宫来。见一位妙龄女孩儿坐在那里，油黑的长发披散下来，惠妃正在为其梳理。她们见皇上来了，翠英想要躲避已是来不及了。直羞得她满面通红，抬不起头来。惠妃道：

“翠英妹，请叩见皇上。”

于是姐妹二人向太祖行叩拜礼。

太祖道：“免礼，平身。”说完微笑着坐在一旁，瞧惠妃给妹妹梳头。见姐俩长得很相像，只是妹妹粉面透红，光彩照人，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。翠英的头刚梳完，见有人在盯着看，一时慌了手脚，把一朵石榴花掉下，正落在太祖脚边。太祖便去拾了起来，轻轻地替翠英插在髻边。这时翠英才看清，皇上是位膀阔腰圆的壮汉，身高八尺，头戴金丝编织的方形皇冠，脸色黑瘦，留有半尺长三绺胡须，眼睛大而有神。她见皇上亲自为其插花，弄得翠英益觉害羞，脸上发烧，几乎无地自容。她忙着草草挽上发髻，三脚两步地逃入后屋。惠妃道：

“翠英是个乡间小女孩儿，不惯和男人来往，皇上今天如此待她，下次就吓得不敢进宫来了。”

太祖笑道：“真是个娇羞的女孩儿，虽是乡间人，倒比你又漂亮又有趣得多呢！”惠妃听罢，知道太祖不怀好意，便看了太祖一眼，微笑着不做声了。太祖默坐了一会，见翠英不肯出来，自己很觉无味，只和惠妃闲聊了几句，慢慢地踱出宫去了。那天翠英真个不敢住在宫里，当夜和她姐姐说明了，令太监叫来一辆舆，将其送至其哥哥吴贞的府中。

吴贞曾跟随太祖征战。因其大妹翠娥做了惠妃，自然就成为国舅。太祖登基时封其为侯爵、加大将军衔。在应天还建了国舅府，把家属接来居住。吴贞父母双亡，只接来他的舅父和二妹翠英伴他的妻子住着，从此他们兄妹骨肉团圆，十分快乐。吴贞的妻子本是个蒙古族人，是淮扬都司铁勃阑的

妹妹，长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淮扬被张士诚占领，铁勒阑自杀尽忠，妻子扭姑儿氏殉节，剩下妹妹孤苦伶仃，逃难到了龙兴，给吴贞的部下擒获，献于吴贞。吴贞见其长得娇艳，想自己还不曾有妻子，便和铁兰做了夫妻。吴贞青年得志，又做着国戚，天天拥着一个绝色的妻子，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

那天，翠英连夜出了仁和宫，回到国舅府中，他哥哥有公事尚未回来。嫂子铁兰问道：

“翠英妹，惠妃娘娘可好？为何进宫只住一宿就回来了？”

翠英道：“翠娥姐养得又白又胖，过着神仙般的日子，那有不好的；我进宫无大事，看姐姐一切都好，就回来了。”她把太祖替她插花的事隐瞒没说。

不一会儿，吴贞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吴贞是一员武将，长得八尺身材，虎头熊背，脸阔口方，双目炯炯有神。见妹妹回来了，询问宫中情形，翠英道：

“小妹第一次进宫，仁和宫好大，室内金光闪闪，晚间都睡不好觉。翠娥姐穿金戴银，吃的山珍海味。真是当上皇妃，一步登天了。”

吴贞道：“好，甚好，看你姐姐多有出息。”

兄妹又闲聊了几句，便各自安寝。

过了半个多月，正是七月初七，是牛郎会织女的七巧日。早晨，府门外，一位仁和宫太监，带来乘软轿，进府说道：

“惠妃娘娘派奴婢接翠英小姐进宫去赏花乞巧。”

翠英道：“奴家刚刚从宫里回来，不想去。”

吴贞劝道：“大妹身为贵妃，接你进宫，怎么可以违拗呢？

二妹还是去走一遭的好。”

翠英无奈，只得乘上软轿，由太监陪着抬入宫去。

翠英坐在轿里，被轿夫们抬着进入皇宫的边门。从边廊的甬道上，弯弯曲曲地走着，半晌还不见停轿。翠英这次进宫，是第二次，从轿帘缝隙中往外看，也分不清东西南北。又走了一会儿，经过几十道门槛，轿子才渐渐走得慢了。在一幢竹轩前停住，便有三个宫女走过来，掀起轿帘，搀扶翠英下轿。一位宫女在头前引路，领翠英进入竹轩里。只见四周都是高高的翠竹，照得轩中的大花瓶和乳白色家具也变成碧色了。走进轩门，是个宽敞的客厅，中间有一乳白色几案，旁边有二把乳白色太师椅。墙上悬挂着唐伯虎的仕女画，画旁是一架堆满线装古籍的书架。书架旁是个月亮门。宫女领翠英进了月亮门，进入一间华丽的卧室。室内琴棋书画，无不具备，靠墙有一排书架，上面摆满了古玩，有唐三彩奔马、嫦娥奔月，唐僧取经，猪八戒背媳妇等等，真是琳琅满目，令人眼花缭乱。靠月亮门的左侧，摆着一张御榻，榻上罗帐罩着锦褥，华丽非凡。正中的圆桌上，摆着茶具和一盘香蕉、苹果和葡萄。宫女请翠英坐在紫檀木椅子上，另一位宫女倒上一杯银针茶。翠英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觉得清甜适口，香溢眉宇，味道好极了。翠英一边吃茶，便问那递茶的宫女道：

“惠妃娘娘为何不来？”

宫女答道：“惠妃娘娘正侍候圣驾在那里饮宴，请小姐稍候片刻，等皇上起驾，惠妃娘娘就可以过来陪小姐了。”翠英点点头也就不多说了。

到了中午，翠英还不见姐姐到来，便有些饿意。恰好两

位宫女用大提盒送来午膳，摆在几案上，有：八珍鸡、熏晶鱼、烧鹅掌、爆大虾、三星蟹、熘海参、炒鸽冠、扒熊腱和红豆香米饭等，案上摆得满满的，翠英不知道吃什么为好，只是吃一小碗米饭，拣几筷子晶鱼。膳后，仍不见姐姐踪影，心里焦躁起来，便走出竹轩，望四处玩了一转。轩外是个很大的花园，有假山、怪石、水池、凉亭。花圃中的大丽花、月季花和池中的荷花，还在争奇斗艳，蜻蜓蜜蜂和胡蝶在花丛中嬉戏，凉风阵阵地吹来，真叫人胸畅神怡。

翠英游览了几处亭阁，看看天色晚了下来，返回竹轩中，见那张圆桌上又摆上酒筵，俱是从来未见过的菜肴，什么猴头、燕窝、熊掌、干贝、鲨鱼翅等等，盘上摆盘子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四位宫女整齐地站立在一旁，看见翠英进来，都微笑着相迎。翠英因看不见她姐姐，早就不耐烦了，刚要动问，忽然见到月亮门旁边右侧的小门，徐徐地开启，有环佩声叮咚作响，款款地走进一位美人来。只见她中等身材头戴插满珠宝的银丝冠，身穿淡蓝色长裙，外套开襟镶白花边红底蓝花外衣，杏眼、朱唇，粉面桃腮，光彩照人。翠英还以为是她姐姐，忙起身相迎，仔细一看，却不认识。那美人微笑道：

“我姓田，宫里人都管我叫田美人，惠妃娘娘派我来陪吴小姐。吴小姐这一天一定寂寞了？”翠英来不及回答，田美人又道：“惠妃娘娘给皇上缠住了，看来今天是没工夫来的了，请吴小姐用了晚膳如何？”

翠英听说她姐姐没时间来，便说道：“我不吃晚饭了，马上回府吧！”

田美人咯咯地笑道：“吴小姐且莫心急，既然进宫来了，终须进晚膳方能回去，况且我是奉了娘娘的旨意来侍候小姐的，倘若小姐此刻就回了府，惠妃娘娘怪罪下来，叫我怎样回复呢？”

翠英见田美人说得婉转有理，只得应允下来。田美人便邀翠英入席，两人面对面坐下，宫女们上前斟酒，田美人便殷勤劝饮。翠英在家中很少饮酒，和哥哥喝过几次，也稍有酒量。田美人一杯杯相敬，翠英觉得盛情难却，勉强饮了几杯。田美人酒量很大，自己喝二杯，才劝翠英喝一杯，这样翠英又多喝了几杯。田美人看翠英有了醉意，才吩咐宫女添饭。翠英感到头昏，哪里还吃得下饭。田美人亲自扶着翠英到那小榻上躺下。一面令宫女收拾杯盘，一面附在翠英的耳边低低说道：“请吴小姐暂时安歇一会儿，即刻送你回府。”翠英微微点点头，田美人竟出门而去。

翠英躺在榻上，不知何时竟进入了梦乡。她睡意正浓，突然给宫中的更漏惊醒。睁眼一看，案上烛光转暗，宫女们一个也不见了，自己的身边似有人卧着。翠英朦胧中辨认出那人穿着紫衣金带，是个男子模样。不由得吓得要跳起来，可是四肢软绵绵地一丝气力也没有，挣扎了好半天，休想动得分毫。额上香汗淋淋，口中气喘吁吁，一双小脚不住地上下乱蹬。那穿紫衣的男人已翻过身来，轻轻按住了翠英的前胸，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吴小姐不要着急，你姐姐也快来了。”翠英忙推开他的大手，仔细辨认竟是黑瘦脸、有半尺长三绺胡须的皇上姐夫。便咬牙骂道：

“可是我姐姐设的圈套，骗我来，要干什么？翠娥这贱婢

出卖我了！”说罢就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太祖见翠英哭了，用好话安慰她道：“此事都是朕的主意，不要错怪了你的姐姐，与你姐姐毫不相干。”

翠英听太祖这样一说，气愤极了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愤然大声道：

“你皇上还骗人哪？用这种诡计，要想把我怎么样？”

太祖笑道：“请吴小姐息怒，朕不是想把小姐怎么样，实在是朕喜欢小姐长得俊俏，这些日子几乎把朕都想死了，所以才把小姐赚进宫来。假如小姐愿意进宫，朕决不会亏待小姐。你看你的姐姐，封了惠妃，居在仁和宫里，平时有宫女侍奉，进出是凤舆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绸缎绫罗，唤一声一呼百诺，一举步前护后拥，多么荣耀威风。小姐可曾知道，那些王侯大臣家的女儿，那一个不愿进宫做嫔妃，可是，朕却一个也看不上眼，只是喜欢小姐，不知小姐的意下如何？”

翠英出身平民家庭，有爱虚荣的心理，平时听说姐姐当了皇上的贵妃，暗暗羡慕，前些时日和姐姐见面时，见她满头珠光宝气，遍体绣服锦衣，不觉自惭形秽。此刻，听了太祖的一番话，芳心不由得一动，但见皇上长长的胡须，黑瘦的脸夹，又觉得令人恶心。

太祖见翠英默默不语，知道她的芳心已被打动，便道：

“自从那天小姐在梳头，朕就相中了你，有人说西施美，朕看小姐比西施更美。后宫三宫六院里的嫔妃有成百上千个，那一个也不如小姐美。正好今日是七巧日，牛郎会织女，小姐与朕的姻缘前世已定，今日是我们相会的吉日。”

又经太祖的一番赞誉、奉承，说得翠英眉开眼笑，像一

朵牡丹花盛开。

这时太祖就将一只大手伸到翠英的胸脯上，摸到两只隆起柔软的乳房，翠英立刻感到脸上发烧，浑身像雷击一样，瘫痪下来。太祖还解开翠英的衣扣，用手抚摸翠英的肚皮，下身……翠英哼哼叫着，不知所措。翠英突然推开太祖的双手，把粉颈一扭道：

“皇上，我姐姐封了贵妃，给我封个什么？”

太祖笑道：“封号多着呢！后宫的嫔妃谁也比不上小姐美，朕就封你为吴美人吧！”翠英听了很是喜欢，这才在床上叩头谢恩。两人重新沐浴，说说笑笑，上了御榻，拥入衾中。翠英第一次承受皇恩，她想，我今后也可以和姐姐比一比了。

翌日己时，太祖和吴美人才起床。太祖传来太监道：

“派人整修长春宫，请吴美人居住。”长春宫为皇宫中较大的宫殿，系一座三层小楼房，一层为客厅，二层为宫女所住，三层为小姐寝居。装饰豪华。长春宫建成后多年来一直无人居住。太监派宫奴打扫完毕，晚间翠英就住进长春宫。

太祖又传谕吴贞，说册封其妹妹翠英为吴美人，吴贞即进宫叩头谢恩。吴贞知二妹是翠娥邀其进宫过七巧日，没想到一夜之间就被册封为美人，不知姐俩搞的什么名堂？吴贞想，也好，大妹为贵妃，二妹为美人，今后定会加官进爵，势倾朝野。

自此太祖每天晚俱临幸长春宫，与翠英饮酒作乐，嬉戏说笑。翠英的羞涩、气恼皆化为乌有，整天满面笑容，描眉打鬓，擦粉涂红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盼皇上来临幸。

太祖有了吴美人，竟把马后、宁妃、瑜妃、惠妃一古脑

儿丢在脑后。马后为后宫之主，已过不惑之年，与太祖年龄相仿，宽宏大度，不与计较；宁妃、瑜妃也已三十多岁，与太祖生活多年，对太祖宠爱其他嫔妃，从不嫉妒；独有惠妃年青，欲火正浓，原来太祖正宠爱于她，突然妹妹被骗进宫来，居于长春宫，被册封为美人，现在连皇上的影子都看不到了，一股妒火从胸中烧起。决心要到长春宫去，找她妹妹问个究竟。

一天，惠妃真有些忍不住了，乘着太祖还没有下朝，惠妃气哼哼直奔长春宫。几位宫女见状，拦住惠妃道：

“娘娘还要忍一忍为好，现在吴美人正在得宠，有皇上护着，虽然吴美人是娘娘的亲妹妹，万一她变下脸来，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坏话，皇上怪罪下来，那时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惠妃听了宫女的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返回仁和宫。

惠妃回宫后，气愤难平，茶不思，膳不进。宫女劝道：“娘娘如此生气，看伤了身子，何不召大将军吴贞进宫来，商议对策？”

惠妃一听，心中豁然开朗。悄悄将吴贞召进宫来。惠妃见到哥哥，把翠英进宫的经过一五一十讲了一遍，说翠英恃娇迷惑皇上，欺负自己，眼里丝毫没有她这个姐姐，说着，眼圈一红，扑簌簌地流下泪来。

吴贞见状，安慰惠妃道：“娘娘不要过于伤心，须保重玉体要紧。翠英受宠只是一时，过了蜜月，皇上会来仁和宫的。”

惠妃道：“什么蜜月？翠英从七月七日进宫至今，皇上都有四个月不来仁和宫了！”

吴贞道：“竟有如此长的时间了？我忙于军务，翠英进宫好像昨天一样。”吴贞略加思考又道：“此事不妨请你嫂子进宫来，向吴美人那里劝说一番，让她回心转意如何？”

惠妃听了认为很好，同意哥哥的意见。

吴贞回府，立即和他的爱妻铁兰说了，两姐妹在宫中闹矛盾的情况，并说道：

“现在翠娥对翠英甚有看法，翠娥有几次要到长春宫去拼命，被宫女拦住了，不知贤妻可有办法？”

铁兰道：“妾和翠英关系不错，能否进宫去劝劝翠英？”

吴贞道：“贤妻之见，正合夫意。”翌日，吴贞就假托惠妃娘娘宣召他妻子进宫，用一乘软轿把铁兰送进宫去。

谁知铁兰进宫之后，竟杳无消息，看看已过去七八天，仍不见铁兰出宫。吴贞急得抓耳挠腮，自己寻思：莫不是她们姐妹和好，把铁兰留下玩耍？很想到宫中去打听，却遵从外戚不奉召不许进宫的规矩，不便进去。

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是一个多月，铁兰仍不出宫。吴贞无奈，亲自等在宁安门外，向出宫办事的太监询问，都说不曾知道。恰巧有一位小太监出来，吴贞认得是常到自己家来送御赐物品的。便招呼他道：

“公公请留步！”

小太监认得是国舅爷吴贞，便答道：“皇上命奴才到国公府里送人参去，国舅爷有何贵干？”

吴贞也不回答，就悄悄地拉他到僻静处，掏出一包碎银递给那小太监，道：

“一点儿小意思，给公公买糕点吃。”那小太监平时看不

到银钱，见吴贞送银子给他，不禁眉开眼笑道：

“奴才不曾有何功绩，怎好受国舅爷的赏赐。”

吴贞道：“那里，那里，公公只管收下，我还有事烦劳于你。”

那小太监收了银子，兴高彩烈问道：

“国舅爷有什么事，奴才立刻去办！”

吴贞道：“没有什么大事，我就问公公一句话，我家的那位铁兰，现在宫中干什么呢？”

那小太监听了，怔了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吴贞见状，知道内中定有蹊跷，便低声道：

“公公不必疑虑，有何不能告诉人的，尽可能对我讲，我决不会为难公公。”

那小太监想了想，对吴贞道：

“奴才老实给国舅爷说吧，国舅夫人自那天进宫，一直到现在，仍旧还住在宫里呢！”

吴贞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但不知她住在宫中老不出来，却是何为？”

小太监道：“奴才说的是实话，看来国舅夫人一时半晌是不会出宫了。”

吴贞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小太监笑道：“奴才看见国舅夫人和皇上天天在永寿宫里饮酒取乐，看他们在一起好亲热，国舅夫人怎么会舍得出宫？”

吴贞听了气得眼中冒火，七窍生烟，道：

“无耻！无耻！皇上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来，我吴贞不出这口气，誓不为人！”

吴贞这样一喊叫，吓得小太监面如土色，慌忙说道：

“国舅爷这样的大闹，不是要连累了奴才吗？”

经小太监这样一说，吴贞这才忍住气，回头向他说道：

“对不起，公公，有时间咱们再谈。谢谢公公的直言！”

小太监忙说不用谢，便飞也般地朝国公府跑去。

吴贞怒气冲冲回到家里，坐不住，站不稳；室内室外，走出走进，拍桌、跺脚大骂起来，吓得家人四散躲藏不迭。吴贞正在盛怒之中，忽听家人禀报，左将军傅友仁在客厅候见。吴贞只得出去相见。两人寒暄一番，吴贞命仆人为其倒茶，谈了一些闲话。傅友仁道：“看吴将军脸色不好，莫非有何难事不成？”

吴贞道：“无大事，只不过是为府内的家务事操心，让傅将军见笑。”

傅友仁道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吴将军不必着急上火。当前最令人气恼的是皇上心境大变，丞相刘基被贬，左丞相汪广洋被诛，众臣惶惶不可终日。”

吴贞道：“简直是昏君，不仅杀忠臣，还……不说也罢。”傅友仁一番话勾起吴贞的怒火，又想大骂太祖，只说了半句，觉得不妥，火气又压了下去。

傅友仁是绝顶聪明之人，晓得吴贞已对皇上抱有成见，定有难言之隐，不便追问，起身告辞，立刻告知胡维庸。

胡维庸系算命先生出身，矮个头，三角眼，扫帚眉，尖嘴猴腮，会溜须拍马，得到太祖的器重，被封为太师太傅，权倾四野。近来，几位开国功臣被贬被诛，胡维庸不免免死狐悲，便勾结韩国公李善长、左将军叶升、都督王肇兴、员外

郎吴焕、御史徐敬等等，专门收买人心，密谋叛乱。胡维庸家里还藏有数百家丁，又在府中深夜打造兵器，准备工作紧锣密鼓。恰好得到同党左将军傅友仁的密报，知吴贞也有异心，于是连夜将吴贞邀至相府。

胡维庸眨着三角眼，道：

“吴将军军务繁忙，白天无暇，只有晚间可以请将军来府小聚，近来亲属从关外捎来鹿肉，熊掌，经府上名厨烹饪，色香味俱佳，请品尝。”说完还为其斟上茅台老酒。

吴贞道：“感谢胡太师的盛情款待，不过近来末将胃口欠佳，吃什么都没滋味。”

胡维庸道：“可能是内心有火，请喝酒，茅台老酒是败火的。”说着亲自为其把盏，一杯又一杯，把个吴贞灌得大醉。胡维庸又道：

“吴将军乃顶天立地的八尺男儿，受到什么委屈，不要憋在心里，该说就说出来，说不定老夫能替将军想些办法！”

吴贞酒后忘掉了顾忌，便将皇上强占自己妻子的事和盘托出。胡维庸素知吴贞武艺高强，作战勇猛，有心要用他做叛乱的先锋，便故意叹道：

“吴将军身为国舅，戎马一生，出生入死，用性命换来的待遇，只酬得区区一千五百石的侯爵，倒不如刘伯温这一班人，毫不费气力就封了公爵，实在是不公平。况且，国舅夫人又给皇上糟蹋了，倘若外面把此事传扬开来，叫吴将军有何脸面见人？”

一番话，把吴贞说得面红耳赤，拔出佩剑，“啪！”的一声，击碎桌上的一只酒杯，咬牙切齿骂道：

“真是欺人太甚，有朝一日，我叫你老色鬼、牧牛儿，也和这酒杯一样粉身碎骨！”

胡维庸见激怒吴贞的火候已到，忙摇手止住他道：

“吴将军就要行事，也得秘密一些，你这样大吵大嚷，风声泄漏，不是要被夷灭九族吗？”

吴贞止怒道：“胡太师言之有理，如何行事，全仗太师指点。”

胡维庸低声说道：“不瞒吴将军，老夫久有此心。只是没人帮助，不敢轻举妄动。”于是将自己的谋划详细地和吴贞说了一遍。吴贞大喜道：

“胡太师如若行大事，末将不才，甘当先锋，愿助太师一臂之力。”

胡维庸十分高兴，立即更席换盏，吩咐左右，夜半将傅友仁、叶升、徐敬、王肇兴、吴焕等人请来，大家见面，议论一番，痛骂朱元璋，又歃血为盟，置酒共饮，计谋商定，待机行事。

那一天，吴贞的妻子铁兰，乘软轿先到仁和宫，拜见惠妃，姑嫂二人第一次见面。惠妃见铁兰，身材丰腴健美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长睫毛，脸色白中透红，未言先笑，一笑脸上两个酒窝，为蒙古族中少见的美人。惠妃只是听说哥哥娶了位蒙古美女，今日亲眼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铁兰还有蒙古女人热情、开朗、大方毫无羞怯、矫揉造作的特点。两人一见如故，谈了很多，惠妃将妹妹翠英入宫后，恃宠独霸后宫的事又说了一遍。铁兰深表同情，表示要和翠英好好谈谈，解决她们的隔阂。铁兰在仁和宫住了一宿，翌日晨，便起身

赴长春宫见吴美人。

铁兰与翠英相识多年，原在府中关系十分融洽，翠英无父无母，哥哥常年在外出，翠英的饮食起居皆由铁兰照顾。翠英在铁兰的眼里，只不过是一个听话的小女孩儿。可是这次见面，见翠英头戴插满串串珍珠的风冠，身穿豆绿色绣有凤凰展翅的宫服，脚穿红色宫靴。脸上擦满宫粉，粉面桃腮，朱唇皓齿，越发娇艳迷人，简直令铁兰不敢相认。便嬉笑道：“半年不见，小妹变成了仙女，是否早把嫂子忘怀了？”

翠英道：“如此艳丽的嫂夫人，小妹怎能忘了，不过多日不见，嫂夫人愈发秀色可餐，小心小妹把你吃下肚去！”

两人见面说说笑笑，格外亲热。铁兰满心想替惠妃说几句话，正要开口，忽听宫女道：“圣驾到！”太祖在四名太监陪同下，踱进宫来。这时铁兰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和吴美人一起，跪倒接驾，三呼万岁。太祖道：“平身，快快请起！”于是命宫女把他们一一扶起。太祖见吴美人身后，站着一位极其娇艳的美女，只见她：未施粉黛，粉腮朱唇，容光焕发，眼如秋水，顾盼撩人。一下子钩住了太祖的魂魄。便问吴美人道：

“那是何人？”

吴美人笑道：“是臣妾的嫂子。”

太祖惊道：“吴贞有这样一位美艳绝伦的妻子，朕倒不曾知道。”说着就命御膳房太监摆上筵宴。

铁兰从来未见过皇上。只是听说皇上是一员征战疆场的武将，她想皇上应当威武高大，与常人有所不同，今日所见，皇上乃是位留有三绺长胡须的笑容可掬的老爷爷，使铁兰顿

生好感。

片刻，太监在桌上摆满美味佳肴。吴美人拉着嫂子共饮，铁兰推让一番，只好坐于席前，陪太祖饮酒。

太祖道：“国舅夫人进宫，朕不知晓，未曾很好款待，请不要见怪。”

铁兰道：“臣妾进宫未曾叩见皇上，请皇上恕罪。”

太祖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，只要陪朕畅饮即可，谈不上恕罪，况且国舅夫人长得如此美貌，何罪之有？”

铁兰于七八岁在塞外跟随父亲狩猎时，经常饮酒，长到十六七岁时与父亲的酒量不差上下，一次饮装七八斤的一瓮酒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。烈酒下肚，塞外冰天雪地，严寒袭人，俱不在话下，可在山野与父亲跑上一天，毫无寒意。为此，铁兰嗜酒如命，见皇上邀她陪酒，并赞扬她貌美，喜笑颜开，把在吴贞府学得的礼节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三杯酒下肚，敞开衣怀露出直挺挺白胖的半个奶子，有说有笑。

太祖盯盯看着铁兰的奶子道：“国舅夫人如此健壮的身材，宫中少有，请多饮一杯！”

铁兰道：“皇上如此豪饮，令我们蒙古族人敬佩，可谓盖世英雄！”

二人一边说笑，一边眉来眼去。此情吴美人看在眼里，她想，要想笼络皇上，不如顺水推舟，做个人情，一心把铁兰灌醉，扶入自己的寝宫，并把皇上也让了进去。关好门，自己竟躲出去了。

吴美人的寝宫要比仁和宫豪华，天棚和墙壁均为白地粉花；中间一挂大吊灯和四盏小灯，皆为黄金所铸。室内四周